

芭蕾舞姿展灣仔風情



市井萬象

疫情下，靚麗的芭蕾舞融入特色街頭讓旅程更添姿彩。「這是灣仔」一百五十米的大型攝影裝置展覽於港鐵灣仔站下層往堅尼地城方向月台展出，將車站月台化身成為芭蕾舞表演舞台，同時把灣仔街頭面貌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生動地捕捉了四十多位香港芭蕾舞團舞蹈員在灣仔具特色的街頭與行人互動的舞姿，通過現實與想像交融的鏡頭，紀錄「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日常景象，車站也化為生活的舞台。

香港中通社



從奚美娟的「眼神」說起



自由談 劉一聞

日前閱讀《新民晚報》，偶見「星期天夜光杯版」刊登對話奚美娟的稿件，頓時吸引了我。

奚美娟是我向來膾炙的話劇藝術家。尤其是近日觀看了她在電視劇《燃燒》中的出色表演，更讓我肅然起敬。我跟奚老師曾有過邂逅一面，那是不久前在中華藝術宮舉行的鮑賢倫書法展上。記得那天鼎沸人群中，奚美娟居然也前來觀看。隙間雖互為介紹，但因為人多而未做任何交談。然而就在匆匆起身的一瞬間，我分明注意到了她的與眾不同的眼神。這件日常小事想來奚老師自己已經淡忘，在此我想說的是，她的由多方修為而至的舉止動態所留給人們的印象，或許久遠。

猶記兩年多前，我曾經在《新民晚報》讀到過林少華先生發表於「夜光杯」上的《乾淨的眼神》一文。事後，我便把這張報紙珍藏了起來。看來林先生是位教師，他在文中所說的「讀書人的清澈優雅和充滿睿智的眼神，是一種乾淨的眼神……」的那番敘述

，讓我至今依然記憶深刻。我想，當時受到同樣精神觸動甚至引起情感共鳴的，決不只是如我等一些上了年紀的讀者。

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現年已逾九十高齡的《紅旗頌》作者呂其明先生。我與呂先生本不是一個行當卻有着數十年的交往，此中原因就是因為傾佩呂老高尚的人品和藝品。倘若用溫文爾雅、磊落坦蕩和正直堅毅等詞彙來描述呂其明先生的話，我想都不能準確地表達出對他的崇敬之情。尤其當你面對這位老人飽含真情不染一絲雜塵的眼神時，頓時會顯出自己的渺小和內心的局促。從他的廣為人們傳頌的音樂作品看，呂老顯然是位個性鮮明的藝術家，然而在日常生活裏，他始終又是一位手不釋卷可親可愛的長者，和他的每一次謀面，真如春風沐浴一般。

以上所述皆有涉眼神之謂，也許可算是一個獨立的話題罷。

因着歲月漫長之故，我陸續結識了不少文化藝術界的師友之輩，他們或是演員，或是作家，此中更多的是書家畫家和篆刻家，他們大都是活躍在當今藝術領域的佼佼者，有的甚至是聲譽卓著的一方名家。他們這些

成就的取得，固然是出自勤於思考善於讀書和虛心好學之故，但依我看，更多的是他們由健康生活態度而起的嚴以律己寬厚待人的心性必然。有言道眼睛是心靈之窗，這一類人物，只要通過平素的眼神，人們便會感受到他們迥別於常人的從容氣質來。

自律自動禮謙自守，本是人們的傳統美德抑或是社會公德，但當今的確也有極個別的名不虛傳者，處處計較得失，時時唯我獨尊。他們整天熱衷於各類交際場合，明明胸無點墨與書本無緣，居然還裝模作樣煞有介事地說三道四且好為人師，如此這般，豈不悲乎？其實大庭廣眾之下，僅從此類人閃爍不定的眼神看，便不難分辨是哪路江湖英雄。

「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從字義上看，此聯句雖似陳舊了些，但對任何時代任何人群來說，讀書學習斷然是最為重要的事。隨着物質生活的日益充裕富滿，尤其是隨着文化強國思想的深入人心，我想，對於祖國上下五千年悠久歷史菁華的迫切認知和奮力推揚，在不久的日子裏，必將會成為刻不容緩的文化自覺。

蘇軾童趣



黛西札記 李夢

月初，故宮博物院舉辦蘇軾主題展覽，書畫、器物、碑帖和古籍善本皆有。這是故宮首次為蘇軾及其師友舉辦大型展覽，引人回望宋時藝文繁盛景觀。

受疫情影響，與這故宮六百年紀念展緣慳一面，實在讓人遺憾。不過，這些天陸續見到一些朋友的「打卡」相片及觀感文字，不禁感慨雖時移世易，這位北宋年間的文學家兼藝術家，對於今時今日的你我，仍不乏啟迪與影響。小時候讀蘇軾的詩文，看他的字畫，多關注字紙之間的憂傷甚至憤懣；如今，於寥落之外，更見到他的率性與坦然。

展覽中的兩幅畫作，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一幅是《赤壁圖》，另一幅是明代朱之蕃《臨李公麟畫蘇軾像軸》。《赤壁圖》創作靈感源自蘇軾名作《赤壁賦》，講述蘇軾與朋友在月夜時分泛舟赤壁之下，舉酒誦詩的故事。



▲《臨李公麟畫蘇軾像軸》（局部） 作者供圖

舟赤壁之下，舉酒誦詩的故事。《赤壁圖》中，正是眾人泛舟暢快抒懷的情形。因是宋人作品，畫中明顯見出「一角半邊」式構圖，而此名稱的由來，得益於南宋畫家馬遠和夏圭的風格。

馬夏二人，是南宋知名畫家。因二人常常將主景置於畫面一側，畫幅其餘地方則大量留白，故而前者被稱作「馬一角」，後者為「夏半邊」。《赤壁圖》中，畫中主角位於左下角，左上角為赤壁。山與人之間，位於畫幅對角線兩端，其餘部分則多為水紋及留白，重點突出。尤其值得一講的是畫中水紋。與中國畫常見的靜水無瀾不同，《赤壁圖》中水勢激盪，呼應山川壁立，亦暗合蘇軾《赤壁賦》文中宏闊慷慨之風格。

展場內，既有慷慨激昂的蘇軾，也有童真十足的蘇軾。蘇軾的朋友、北宋知名畫家李公麟，曾為蘇軾創作過一幅畫像，被另一位北宋名家黃庭堅讚為最似蘇軾本人。在今次展出的這幅明人摹本中，蘇軾並非像我們常見的古代畫像主角那樣正襟危坐，而是寬衣博袖、腳着木屐、頭戴草笠，扮相及姿態都有些滑稽。蘇軾晚年被貶儋州，某次外訪友人遇雨，躲避不及，只得從農人那裏借來木屐笠笠。農人圍觀笑看，他卻毫不以為意。

與其說這作品中體現了蘇軾身處逆境仍能安之若素的處世態度，不如說這幅畫作尤能見出這位藝文大家不拘小節、率真童趣的一面。對於一位曾寫出《猪肉頌》的作者，恐怕再沒有什麼能夠比雨天戴水屐或是大啖荔枝，更能讓他念念不忘吧。

約翰遜在玩「狼來了」



英倫漫話 江恆

「狼來了」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裏邊那個放羊娃整天欺騙村民「狼來了」，久而久之，人們對他的話不再信任，直到有一天大灰狼真的出現了，落得羊喪狼口的悲劇結局。現實中，也有一個這樣的放羊娃，他就是英國首相約翰遜，硬說歐是整天掛在他口中的「狼來了」。

上周英國國會下議院在一片爭議聲中，二讀通過了《內部市場法案》（Internal Market Bill），讓本已沉寂一段時間的脫歐重新回到公眾的視線，英國與歐盟因為該法案再次互相指責，歐盟稱法案背棄了雙方簽訂的首階段脫歐協議，因此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本月底前必須撤回法案，英國則威脅如果歐盟不妥協，將退出貿易談判，並已做好硬脫歐的準備。

法案的始作俑者和口口聲聲準備硬脫歐的正是約翰遜，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威脅歐盟打算硬脫歐，自去年七月約翰遜以過半的得票率接替文翠珊出任首相以來，幾乎每當脫歐談判遇到困難或陷入僵局之際，約翰遜便拋出雙方大不一拍兩散，無協議硬脫歐的狠話，而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風聲鶴唳，在外界眼中大有硬脫歐一觸即發之勢，歐盟更人心驚肉跳，進行各種緊急溝通和磋商，每到最後關頭，總能峰迴路轉，化險為夷，在磕磕絆絆中達成共識。

因此，不少分析認為，在屢試不爽和嘗到了甜頭之後，硬脫歐成了約翰遜慣用的談判手段，就拿這次《內部市場法案》為例，絕對是他平地起波瀾。按照英國與歐盟的首階段協議，雙方為避免將來一旦脫歐，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與屬於歐盟的愛爾蘭之間可能出現硬邊界（將破壞一九九八年達成的和平協定，可能重新引發武裝衝突），因而採取折中方案，即北愛爾蘭仍留在歐盟單一市場，英國本土則完全脫離，直至四年之後由北愛爾蘭議會自行投票決定去留。應該說，這個方案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愛邊界的分歧，只是將問題暫時擱置，以時間換空間，但至少幫助雙方達成了「分家」協議，讓脫歐向前邁



▲英國脫歐談判重回公眾視線 資料圖片

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在外界毫無預期之下，約翰遜突然推出《內部市場法案》，他的理由是首階段協議中有關北愛的方案存在很大漏洞。簡單說，在英國脫歐之後，由於北愛爾蘭仍留在歐盟單一市場，接受歐盟法律的規管，這就形成了一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領土要受外國法律管轄的奇怪現象，用約翰遜的話說，北愛形同被分裂出去，讓英國的主權遭到了肢解。更為危險的是，歐盟的法律監管極可能透過北愛爾蘭向英國本土延伸，相當於留了一個「後門」，這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內部市場法案》就是要求英國領土統一由英國法律管轄，維護英國主權完整。

聽起來約翰遜的說法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是北愛問題錯綜複雜，《內部市場法案》並不能讓問題迎刃而解，反而陡增矛盾，另一方面英歐首階段協議是公認的國際條約，英方的做法等於單方毀約，也嚴重損害自身的國際信譽。換句話說，《內部市場法案》除了給英歐貿易談判再添障礙之外，似乎看不到任何好處。連約翰遜自己也承認，該法案只為堵住漏洞，將備而不用，等於買了一份保險，而這句話也恰恰證明了法案沒有急推的必要。

因此，外界也更加堅信約翰遜又故伎重施，先是設下十月十五日為貿易談判的最後期限，緊接着又推出極具爭議的法案，並且拿出一副隨時準備硬脫歐的架勢，實際上是再一次用硬脫歐作籌碼，向歐盟玩起特朗普式「極限施壓」。

有不少評論形容約翰遜在脫歐談判上只喜歡政治豪賭，根據筆者在英國多年對政治近距離觀察的經驗，認為這句話只說

對了一半，約翰遜表面上看衣着不修邊幅，做事特立獨行，很像一個莽夫，實際上粗中有細，充滿政治算計，作為記者出身的他，尤其懂得如何打宣傳戰和心理戰，這成為他成功領導脫歐的致勝關鍵。

記得在二〇一六年脫歐公投前，當時許多民調顯示脫歐陣營的贏面不大，主流民意仍傾向於留歐，約翰遜高調充當脫歐派的領袖有些兵行險棋，但他準確地抓住了民眾普遍不滿歐盟移民的心理，在歐盟會費問題上大做文章。

印象最深的是他坐着一輛大型紅色巴士周遊全國，車身上用斗大的字寫了一行打動人心的話：「我們每周送給歐盟三點五億英鎊，還是把錢留給NHS（國民保健系統）吧！」據說很多人就是因為這句話轉而支持脫歐，從而一舉打破民意天平。

在與歐盟的談判過程中，約翰遜也抓住了歐盟急於達成協議，不希望無序脫歐的心理，常把硬脫歐掛在嘴邊，比如「不脫歐，毋寧死」（do or die），「我寧願死在水溝裏，也不願向歐盟提出延遲脫歐」，「硬脫歐已經準備就緒」等等，幾乎每次都換來歐盟緊急救火，包括首階段協議也是這樣得來的。

二〇一五年曾風靡英國的熱播劇《狼廳》（Wolf Hall）裏有句名言：「人對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意思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就像狼與狼一樣，足夠兇殘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很多人相信，硬脫歐就是約翰遜的策略，今年底前英國與歐盟仍有希望達成貿易協議。但中國也有句老話：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約翰遜喊慣「狼來了」，歐盟已聽得麻木，直到狼真的來了，只怕到時悔之晚矣。

霎時風雨



閑話煙雨 白頭翁

好望角處處充滿着生機。後來才知道，那是好望角自然保護區，始建於一九三九年。

遊好望角據說有「三不遊」，颶風不遊，下雨不遊，大太陽天不遊。好望角的風大，能吹跑一頭牛，站在好望角，一陣大風颳來，有可能把你吹進海裏。好望角的雨也下得特殊，說下傾盆大雨，雨點大如中國的銅錢，暴雨敲打得岩石如敲擊金屬器皿，雨中能見度不超過十米，「一片汪洋都不見」。大太陽之下亦不能遊好望角，好望角無遮無擋，暴曬之下，豈有完膚？

我們來的正是好日子，大風剛停，小風徐徐；清晨一場大暴雨，雨過天晴，清涼無限；天公有情，我們徑直上好望角。

穿越保護區的公路，右拐向西南行，順勢攀石而下，白色的浪花撲面而來，浪飛珠迸，濺起一片片水霧，浪聲漸大，漸漸隆隆有聲，浪挾風勢，擊打岩石，前浪未退，後浪又至，滔滔不止。越往下行，越往海中走，越覺得那海浪奔騰而來，呼嘯而來，挾勢而來，洶湧而來，直撞向好望角，沖向那片嶙峋怪狀的礁石，隨之激起的白浪鋪天而來，碧藍的海水，頃刻之間化為雪白的浪花，千變萬化，浪花飛落，又化為湛藍的一片。那就是好望角，一座伸向大海的青石礁，傲然屹立，笑傲兩大洋，天大海大，唯此為大。

據說那天是好望角溫柔的一天。好望角變天變險之時，兩大洋的狂風聚攏成黑色風暴，伴隨着鋪天蓋地的大暴雨，挾海浪從天而來，白色的浪波長達數十里，臨近好望角，風仗浪威，排山倒海而至，其浪被激起數十米，波濤之聲，隆隆震耳，彷彿天搖地晃。

小小好望角，隨時隨地都能被摧垮毀滅，那時那刻無人敢立於好望角，那時的好望角乃無望之角，風暴之角。每當風暴過後，好望角下竟然是白花花的一片，鱗光閃閃，那都是被海浪摔死在好望角下的死魚，數百隻海鷗都在拚命飛上飛下，爭奪營養大餐。就在這好望角下，也海葬着數十艘遠行和探險的航船。陸上人講究入土為安，此地無土，好望角講究入海為神。

好望角有一座纜車，一問其名叫做「可疑」，叫「飛行荷蘭人」，細打聽方知，是為紀念一八六〇年在這裏沉沒的一艘同名帆船。據說每年都有鮮花拋在海裏，祭奠那些勇敢的先行者。那裏有一塊黃色的木標，遊客都紛紛在此拍照，原來上面刻着東經18° 28'26"，南緯34° 21'26"。這裏就是好望角，好望角就在你的腳下。著名環球旅行家英國航海家德雷克曾於一五七九年經過這裏，稱之為「世界海岸線上最好最雄偉的岬角」。德雷克說，人是渺小的，只有站在這個岬角上，人才是偉大的。那就讓我們充當一回偉大的人。

我們不坐纜車，一直爬上去，爬上了高高的岩石，一直爬到一八六〇年修建的那座古老的、功勳的燈塔下，海拔並不高，才二百四十九米，但有大海相襯，覺得它格外高大威風。

站在古老的燈塔前，極目海天闊，天無窮，海無盡，天海相接，原來天與海本為一家。天的藍是蔚藍青藍，海的藍是碧藍深藍，再看則水天一色，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天藍海藍矣。

好望角的美是獨一無二的，站在好望角上，你能一眼盡覽兩大洋的風采，懷抱兩大洋的海風。據南非當地人說，一年總有幾天，暴風雨過後的夜晚，海上會升起兩個月亮，一個在西照耀着大西洋，一個在東照耀着太平洋。大西洋的脾氣要比太平洋大，有時候大西洋上波浪滔天，風暴連連，而太平洋卻平靜安逸，一派好風光。

（「滔滔好望角」之中篇）